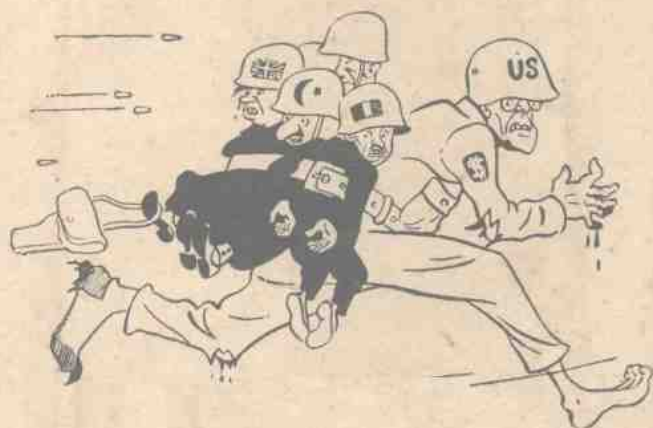


美國侵朝戰爭的悲慘後果

朱彤著

注銷



世界知識出版社

美國侵朝戰爭的悲慘後果

朱 彤 著

世界知識出版社

一九五〇年五月

美國侵朝戰爭的悲慘後果

李 大 文

李 大 文 著 李 大 文 譯

北京 中華人民共和國 北京

二〇〇〇年 五月 第一版 第二版

第一版 第一版 第一版

定價 四角五分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二年五月印刷
(1028) — 3 500
書號：005

目錄

第一章 侵朝戰爭的背景……………	(一)
一 「最大悲劇」開始了……………	(一)
二 肺病第二期的「魔鬼」……………	(二)
三 戰爭販子的近道戰略……………	(六)
四 安娜女王並沒有死……………	(九)
第二章 軍費與利潤關係的考察……………	(一三)
一 「小戰爭」、大算盤……………	(一三)
二 「密達王」的「點金術」……………	(一五)
三 形形色色的「精緻」戰術……………	(二〇)
四 喝血故事的倫敦版……………	(二六)
第三章 生活的費用與生活的現實……………	(三〇)
一 物價和捐稅的跳高競賽……………	(三〇)
二 「上等的墳墓減價五分之一」……………	(三〇)
三 青年悲劇與兒童悲劇……………	(三三)
四 英國人民的「不幸的前景」……………	(三三)

第四章 華爾街的「和」與「戰」……………(七)

一 杜魯門躲到波都麥克湖去了……………(七)

二 英國「怠工」像是瘟疫……………(八)

三 「倒霉，戰爭快要結束時送掉了命」……………(九)

四 排山倒海的和平壓力……………(九)

五 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認識不清」……………(九)

六 侵略戰爭哺育着喝血的華爾街……………(十)

第一章 侵朝戰爭的背景

一 「最大悲劇」開始了

以「飢餓總統」聞名的胡佛，在大恐慌狼狽下台的時候，應該是最懂得悲劇的意義的。要麼不錯，十九年後，他發現「美國歷史上最大的悲劇」，不是別的，乃是一深陷在亞洲大陸上的神而戰爭。美國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最近悄悄地向亞洲「旅行」了一趟，忍不住神色沮喪地說：「令人驚駭的是，我們與這個悲劇的距離，比我國人民想像的還要近。」這樣一來，「飢餓總統」的悲劇感，就給最高法院法官用法律眼光證實了。

然而這個悲劇，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美國戰爭販子精心創作的，那些華爾街僱傭的軍人們，在遠東從事冒險以前，就化費了長長的三年時間，訓練了一頭「很好的」陪養狗。這頭狗，就是李承晚傀儡軍隊。美國駐南韓的軍事代表團團長羅伯茲，曾經大大地把這狗誇獎了一番：「在美國軍官訓練出來的外國軍隊中，南朝鮮軍隊是最美國化的。」他們穿着美國式的軍服，乘坐美製的軍艦，佩帶着美製的武器。經過幾年來加緊訓練，甚至他們的步伐，而且在許多方面，連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像美國人一樣。」意思就是說，這是一頭很標準的美國狗。羅伯茲繼續強調指出：「這一頭很好的看家狗，可以用來「看守在該國的投資」，是屬於「美國納稅人的一支軍隊」。接着他就拍起胸脯來了：「祇要有五百個久經戰場的美國官長的額其爾緊張的投資，就可以訓練出十萬個為你打仗的人。」他描寫所謂「緊張投資」的情形道：「我在每一個師裏，至少派了十三個或十四個美國人，他們和朝鮮官佐一塊兒工作。一塊兒住在前綫——三八綫。在作戰時和休息時，都和他們在一起。」很顯然

的。羅伯森是海軍廚師寫下保票，去送這頭狗去紐約訓練。它的訓練，可以安心地派市場上。爲你行食了。羅伯森這一番話，是在六月五日「紐約太陽論說報」上，距離「美國惡劇」揭幕的時期，不過二十天。

兩個星期以後，大概爲了證實羅伯森的保票是否有效，華爾街派來了死亡使者——杜勒斯，作了一番實地考察。杜勒斯道不合糊，就在南韓僑民國民會議上，對着這頭標狗演說道：「自由世界罵聲你們，；和共產主義妥協，將是走向災禍的道路。」自然這是考察滿意的表示。狗則多承曉於是狂吠起來，要求把「冷戰變成長熱戰」，武力「統一朝鮮」。其後杜勒斯還帶着狗頭，親自上三八線觀察了一通。——這是六月二十三日的消息，距離「美國惡劇」揭幕的時間，不過三十六小時。事情過了一年多。杜魯門嘴裏充滿了希望，的一小戰爭，一竟變成了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危機。被激怒的美國人民逐漸從電話中聞來，意味深長這個悲劇的嚴重性。一個在自讀讀書寫信發信並由於「人民世界報」，追查這個悲劇的起源，這裏這樣說：

「就從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說起吧。這是朝鮮內戰正式開始的日子。在六月二十六日，李承晚每日新聞（其當時被報紙：「作者」）上，繼續報道說，有一旅或者一大隊北朝鮮軍隊，闖入三八線以北六英里地帶，雖說這只是北朝鮮軍隊的。……這是麥克阿瑟所疏忽。當時他並沒有想獨殺我同胞的戰地惡言，因此，我們也才開始知道，當戰爭開始的時候，這場戰爭就是在防線以北六英里的地帶。」

「美國歷史上最大的悲劇，就是這樣，由五百多萬美國官兵，和朝鮮軍官一塊兒住在前線，在黑夜裏南邊防線六英里地帶開始了的。」

二 貽禍第三期的「魔鬼」

仔細研究起來，這個「美國最大的悲劇」，原來是跟着毛主席在重慶死命令那，緊接相連一起的。上

裏面包括了一長串複雜的故事。

人們都知道，自從資本主義進入總危機的階段以後，「經濟恐慌」再不能像從前那樣，唱着輕鬆的「衰落、恢復和跳躍」三部曲。現在是，資本主義太老了，衰落下去，再也跳不起來了，其實連恢復也不可能。近代經濟恐慌鮮明的特徵就是，「衰落和長期的蕭條」，陷入肺病第三期狀態，再也不能恢復了。

就是這一種病入膏肓的「經濟恐慌」，驅使着華爾街走上軍事冒險的道路。事實上，美國也曾試驗過其他的道路。例如羅斯福在大恐慌以後上台，曾經採取了一系列凱恩斯式的改良辦法，就是所謂「新政」，希望挽救資本主義的危機。但是經過六年長長的時間，他是悲慘地失敗了。下面一張表，就是改良主義破產的證據：

表一 美國工業生產指數表（一九三四—一九四六）

一九二九年爲基數——一〇〇	
一九三四	六六
一九三五	七五
一九三六	八八
一九三七	九二
一九三八	七二
一九三九	八八
一九四〇	一〇二
一九四一	一三一
一九四二	一六一
一九四三	一九五
一九四四	一九一
一九四五	一六五
一九四六	一三八

這張表說明三件事情：一、羅斯福的新政，一直不能挽回美國的生產力，使它恢復大恐慌前的水平。表內數字——一九三八年以前的，引自斯坦羅「正在判來的經濟恐慌」，一九三八年以後的，係作者根據聯邦儲備局發表的統計，仍以一九二九年爲基數，加以推算而得。

平，反而在一九三八年，生產指數又轉趨下跌，蕭條之中出現蕭條；二、一九三九年美國開始備戰，指數才穩定地上升，隨着軍火景氣的擴張，一直上升到一九四三年的最高峯；三、等到大戰已近尾聲，軍火需要減少，生產指數隨即直綫式地猛落。

這三件事情加在一起，使得華爾街得出一個「很可愛」的結論：經濟恐慌的絕症，雖然不是改良主義所能為力，但却是有「救」的，這根「救命草」就是軍火景氣，就是戰爭。

杜魯門接受了這個經驗教訓，眼看着一九四六年的生產指數跌落慘重，恐慌的魔鬼就要從白宮裏爬出來，於是趕緊發動大規模的冷戰。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〇年，杜魯門投資在冷戰上的費用，高達一千二百五十億元，連同政府經常開支在內，四年預算超過二次大戰前美國所有三十二位總統加起來的全部費用總和。這就是馬歇爾計劃执行人霍夫曼所歌頌的：「冷戰是一個好戰爭。」

應該承認，在最初兩年，「好戰爭」倒確實製造了不少的軍火景氣，以致美國的生產指數逐漸回升，但是到了第三年，還沒有回復戰時水平，那個可怕的恐慌魔鬼，卻又拖着沉重的步子出現了。這情形有如下表：

表二 美國工業生產指數表（一九四三—一九四九）

一九二九年為基數——一〇〇	
一九四三	一九五
一九四五	一六五
一九四六	一三八
一九四七	一五一
	一九四八
	一九四九（一月）
	一九四九（七月）
	一三三

隨着一九四九年魔鬼出現的，就是迅速增加的失業軍。根據美國官方壓低了的報告，失業人數增

● 表內數字，係作者根據聯邦儲備局發表的統計，以一九二九年為基數，加以推算而得。

加有如下表：

表三 冷戰期間美國「全部失業者」人數增加情形

一九四七—四八兩年每月平均失業人數	二一〇萬	一九五〇年一月人數	四四八萬
一九四九年一月人數	二七〇萬	一九五〇年二月人數	四七二萬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人數	三八四萬		

從上面兩個統計裏，我們很清楚地看出來，杜魯門採用冷戰的辦法挽救經濟危機，跟羅斯福的新政一樣，完全宣告了破產。四年冷戰的結果，生產不但沒有恢復戰時水平，反而跌落到一九四六年低潮以下。失業人數可怕地激增起來。官方雖然剔除了農業失業者 and 半失業者，到一九五〇年二月止，祇承認四百七十二萬，但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預言，「除非國家的經濟每年都有擴張，到一九五四年，美國失業的人數將達一千二百萬」^①。這就是說，不在冷戰之外搞出點別的什麼花樣來，大恐慌是無法避免的了。

搞出別的什麼花樣來，才能使得「國家經濟每年都有擴張」呢？華爾街喉舌「生活」雜誌，一面以大幅照片，刊載了巴爾的摩城長行失業隊伍的情形，一面坦白叫囂道，祇有增加軍費，才能夠挽救危機。「商業日報」也公開表示：「就商業而言，軍費支出的大量增加，可以有補血作用。據大多數經濟學家的意見，這對於或將到來的經濟恐慌，是必需的。」

但是向人民勒索更多的軍費，也總要找個題目才行。這樣一來，發動一個軍事冒險，就成為完全必要和急需的了。假如全面大戰沒有把握，那麼，即使是一個局部的熱戰，也總比冷戰更能刺激軍火生產。這就是華爾街從冷戰失敗的經驗裏得出一個結論，也就是美帝發動侵略戰爭的基本骨

① 失業數字根據杜魯門經濟顧問委員會的報告。按一九五〇年第一季失業人數，包括半失業在內，已超出一千四百萬。這是美國官方壓低的數字。

②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日，經濟顧問委員會代理主席凱塞林發表的談話。

景。

我們從美國生產指數的報告裏，知道華爾街侵略的準備，很可能緊接着「一九四九年魔鬼的出現」，在一九五〇年年初就開始的。隨着軍火訂貨的增加，一九五〇年年初的生產指數，就逐漸地上升，而到戰爭爆發以後，上升的速度就更加迅猛。這情形有如下表：

表四 美國工業生產指數表（一九四九—一九五二）

一九二九年爲基數——一〇〇

一九四九（七月）	一三三	一九五〇（七月）	一五八
一九五〇（一月）	一四四	一九五一（七月）	一八四

在這裏，我們更進一步看出來，美國的生產指數怎樣依賴着戰爭的脈膊跳動而跳動。在製造軍火景氣上，侵略戰爭確實有着「很可愛」的貢獻。從侵略準備階段起，到一九五一年七月止，十九個月來，美國的生產指數從戰後最低處爬過了戰後最高峯，而逼近戰時的次高峯。這種情形，使得「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興奮如狂，這樣歌唱道：「正常人們以爲景氣已經結束的時候，朝鮮戰爭却帶來了新的景氣。這真是幫助商業活動維持高度水平的一種如意局而。朝鮮戰爭把大戰後威脅着的『蕭條魔鬼』攆走了，長期景氣的遠景出現了。」

請注意：華爾街還準備利用侵略戰爭，製造「長期」景氣哩。

三 戰爭販子的迂迴戰略

現在我們要問，美帝策動局部的熱戰，那裏都可以，爲什麼偏偏選擇了朝鮮呢？很顯然的，以朝鮮的資源和市場，華爾街的貪慾是不能滿足的。它「侵略」是爲了「犯華」，它採取的是侵略犯華的迂迴戰略。

● 製表的根據同第四頁●。

大家都知道，中國一直是美帝西侵的最大目標。從「門戶開放」到「中美商約」，「羣盜角逐」一變而爲「一盜獨佔」的形勢。正當華爾街兩個吸血機構，——「全國對外貿易協會遠東委員會」和所謂「中美工商協會」，噙嚙地聚攏來，興高采烈在作長紙細嚼的策劃的時候，却不料中國人民以雷霆萬鈞之勢，打垮了美帝走狗蔣介石，粉碎了美帝百年貪婪的幻夢。這一下它的傷心是無法形容的。爲了「失掉中國」，馬歇爾丟掉國務卿的官職不算，後來在馬歇爾問題的辯論會上，舊話重提，他還狠狠給罵了一頓。艾奇遜也是弄得狼狽不堪，祇好抱着「白皮書」哭泣了一番。但是哭泣，罵，總不是辦法。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迅速地鞏固了政權，創造了戰爭販子意想不到的輝煌建設，使得華爾街捲土重返的幻想，宣告破產。但美國戰爭販子仍沒有因此而放棄了它們的幻想。在選擇侵略地區上，仍把中國作爲他們的對象。可是這個侵略的對象，正如「白皮書」所招供的，「我們已經做了我們所能做的，……但是不能影響事變的發展。」

這樣看來，一面急切地要侵略中國，一面又不敢下手。比較兩全的途徑，最好利用羅伯茲嘴裏所說的那一頭「很好的看家狗」，突破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逼近鴨綠江，威脅中國的工業心臟地帶，然後再慢慢準備進一步行動。

就這樣，美帝採取了侵略中華的迂迴戰略。這個戰略，在一九五一年六月間「麥克阿瑟事件調查會」上，赤裸裸地暴露了出來。這位頂着「愚蠢」、「齒莽」、「瘋狂」一大堆頭銜的常敗將軍，頭青臉腫地回到美國以後，並沒有接受好萊塢電影公司的邀請，扮演什麼戰事影片的主角，却引起了美國統治集團長達兩個月的爭吵。起首馬歇爾像煞有介事似的，狠狠訓了麥克阿瑟一頓，認爲他干涉政府既定的全球侵略政策。所謂「全球政策」，祇有政府中樞才能够決定。他並且拿出具體證據，例如麥克阿瑟主張「擴大戰爭到鴨綠江」的聲明，「使用蔣介石部隊開闢亞洲第二戰場」的策劃，以及「轟炸滿洲」等等。這意思就是說，麥克阿瑟打算直接侵犯中國，違背了迂迴戰略。麥克阿瑟雖然不會打

仗，火氣却是十足。他站起來狠狠回敬一通，認為「直接」和「迂迴」之間，根本沒有什麼區別。他掏出參謀長聯席會議給他的訓令，那是一九五一年一月九日的備忘錄，明明白白叫他「做好擴大戰爭的一切準備」，這一下「弄得」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啞口無言。麥克阿瑟於是趁勢反攻，指着馬歇爾的瘡疤，罵他「失掉中國」，「造成現在困難的地位」，並且杜魯門還要「繼續姑息共產主義」。塔夫脫這時也加入戰鬥，做出伸手來揪艾奇遜的姿態，中斥他「容許共產黨力量在中國發展壯大，是我們一百年來所犯政治上最大的錯誤」。塔夫脫越喊就越發火，竟然喊出「撤銷國務院」的口號來。這一破口大罵，果然把對手嚇慌了。馬歇爾趕緊聲明，他並不主張「姑息」，他主張的是一種「熱追」(hot pursuit)政策。艾奇遜也表白心跡說，他「在聯合國阻止承認中國的努力，一共達七十八次之多」。艾奇遜的下手，助理國務卿魯斯克，也慌忙插嘴道，他「贊成在中國大陸製造叛亂」，並且「同意使用蔣介石部隊進攻中國」。布萊德雷最後出來打圓場，認為麥克阿瑟的主張並不壞，就是駭怕引起「蘇聯的干涉」。這樣一來，雙方的爭執在那裏，就連那些偏僻的政客們也搞不清楚。於是在參議員與布萊德雷之間，進行了下列一番對話：

參議員喬治：「假如我們獲得保證，蘇聯不來直接干涉，那麼麥克阿瑟的要求，並沒有錯誤。」

布萊德雷：「假如你的『假如』沒有錯，那是一種軍事便利。」

參議員馬爾斯：「所以，將軍，你認為實現麥克阿瑟的要求，將要冒蘇聯參戰的很大的危險？」

布萊德雷：「是的，我認為是這樣。」

馬爾斯：「我是否可以作出這樣一個結論：就是參謀長聯席會議和麥克阿瑟之間的基本歧異，不過是時間問題？」

布萊德雷：「它的最後結果，……很可能就是簡單的時間問題。」

● 所引關於麥克阿瑟事件的談話，見美國「政事月刊」一九五一年六月號，「人民世界報」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六月六日、八日及十三日。

事情再沒有更清楚的了：因為害怕引起蘇聯的「直接干涉」，當然同時也震懾於新中國的強大威力，戰爭鞭子才有所躊躇。但是發展到最後結果，假如我們不會給侵略者以連續慘重的打擊，那麼從「侵略」到「犯華」，不過是「簡單的時間問題」。「侵略」就是「犯華」，在今天，已經不再是華爾街自以為保守的秘密。魏德邁在秘密公開化以後，揚揚得意地吹牛道，遠在一九四五年，他就主張「派美軍到滿洲去，作為蘇聯的障礙物」^①。言外之意，早聽他的話，把東北抓到手，也免得今天的狼狽不堪了。

其實還在麥克阿瑟事件沒有發生以前，美帝採取侵略犯華的迂迴戰略，就連英國牛津大學柯爾教授，也會經露骨地予以說明。柯爾是前費邊社主席，一向走着資本主義的改良路線。他在資產階級刊物「新政治家與民族」發表一文，這樣寫道^②：

我不認為三八綫，在任何意義上，是一條國際疆界，……我看朝鮮戰爭根本是一場內戰，而不是一場國際戰爭。……在美國實行干涉，又向聯合國申訴的時候，我就覺得美國人的行動完全錯了。……後來美國軍隊把我們死死拖在一起，一直進軍到中國邊境。那時我絕不能責備中國人出來干涉。不管美國人是否有意立刻摧毀東北的工業，顯然易見的，一面佔領了朝鮮全境，一面又支持台灣的蔣介石，美國人是在建立一種戰略地位，以便對新中國作戰，作為他們在全世界反共總戰略的一部份。

「侵略」就是「犯華」，這是帝國主義內部自己畫的供辭。

四 安娜女王並沒有死

美帝在朝鮮發動侵略不算，還要先後拖去十五個出兵幫兇的僕從國家，組成所謂「聯合國部隊」。在這十五個國家中，以兵員數量說，沒有疑問的，柯爾嘴裏所說的那個被「死死拖去」的英國，乃是

① 「人民世界」，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三日。

② 「新政治家與民族」，一九五一年二月三日。

一個最大的幫兇。

瞭解帝國主義勾心鬥角歷史的人們，都知道英國一向擅長的技術就是：叫人替它從火中取栗子。根據美國外交問題作者如股格索的研究，以及小羅斯福「如是我聞」的分析，似乎是，在第二次大戰期間，邱吉爾依然保存着約翰牛（英國）這一手本領，儘管用着無賴的方式，却在實際上緊緊揪着羅斯福的鼻子，使他採取保存了英帝國生命綫的中海戰略。

但是這一次，情形顯著地改變了。侵略戰爭分明是杜魯門先放火，艾德禮跟在屁股後頭取栗子。這是兩百年來英國資本主義歷史上的大變化。人們都知道，這個變化是跟英國的衰弱分不開的。不少華爾街人爲着這個破落戶唱着輓歌。「英國正走向歷史裏去」，調子是淒涼的。這也難怪，英國從二次大戰的廢墟裏爬了出來，發現自己所賴以寄生的海外投資，——兩個世紀豪取強奪的贖物，幾乎全部耗光了。十五年前，它的海上霸權已經在事實上移交給美國，現在它又不得不眼看着帝國的金融寶座，從倫敦搬到了紐約。兩手空空，英國駐美大使落得講句漂亮話：「英帝國主義已經死亡，如同安娜女王一樣地死去了。」

但是，帝國主義是不甘心死亡的。大戰以後，滿身疥瘡的艾德禮，繼承了邱吉爾的衣鉢，在唐寧街十號做了一串美夢，企圖重振英帝國。第一個夢就是，用「英鎊」和「關稅特惠」做成牡蠣一般的外壳，把殖民地 and 自治領緊緊包將起來，準備獨自攝取營養。可是華爾街心辣手硬，趁着英國戰後百孔千瘡的局面，利用「華盛頓借款協定」，強迫英鎊集團解體。事情正如前印度事務大臣艾梅利說的：「不管我們怎樣哭訴」，美國依然「要我們張開牡蠣的外壳」。——結果外壳祇好張開了。艾德禮於是異想天開，把夢境寄托在非洲大陸上。工黨執行局叫喊着「組織非洲公司，開發非洲資源」，貝文甚至認爲這是「英國當前最基本的要務」。東印度公司的舊夢，誠然值得重溫，可惜杜魯門的第四點計劃，竟把全世界「落後地區」都囊括在內，並沒有讓出非洲來。這樣艾德禮祇好改做第二個夢。

他提倡所謂「愛歐洲主義」(Europe Patriotism)，像北美合衆國那樣，搞出一個什麼「歐洲聯邦」，幻想在這個烟幕下，英國成爲西歐事實上的支配者，來拯救它的沒落命運。但是很悲哀的，我們並沒有看見英式的「歐洲聯邦」，祇看見美式的「大西洋公約」集團。事實上，不是幸威爾，而是艾森豪威爾做了西歐的統治者。——三個夢先後都破碎了。每一次艾德禮喃喃夢囈，杜魯門就揮動金圓鞭子趕過來，狠狠給他幾下，強迫他清醒些，安分地接受美國「第四十九州」的命運。

在這種情勢下，英國被拖到朝鮮戰爭中來替美國做貓腳爪，向火中去取粟子，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奇怪不在它怎樣「被拖」，而在「被拖」之初，它倒忸忸怩怩表現着相當的積極性。據合衆社報道：在侵朝最初三個月內，英國派遣了兩旅步兵，靠近一萬人；此外還有軍艦七艘、轟炸機一中隊；兵力等於美季軍以外所有僕從國家提供砲灰的總和。三年以前，英國大喊着經濟破產，以致不得不忍痛從近東撤退駐軍；三年以後，它却迢迢萬里參加這樣大規模的軍事冒險，顯然這就不完全是「被拖」的問題。

大家知道，亞洲曾經是，並且仍然是英國殖民的重心地帶。在緬甸、印度和巴基斯坦，英國仍然保有廣大的經濟支配權。在馬來亞，艾德禮則把十餘萬人加以監禁和對他們實行血腥屠殺，來證明他的殖民天才。工黨議員瓦克爾曾經這樣寫道：「讓我坦白地說，在許多方面，它(英國)仍然是帝國主義，並且必須這樣。」瓦克爾認爲「任何英國政府的更迭，不能改變它的殖民政策，正像它不能改變倫敦的地理位置一樣」。所以「工黨政府對於帝國的生存和發展，遠比以前的政府來得關切」。「而參加朝鮮的侵略戰爭，沒有疑問的，就是一種「關切」的表示。在艾德禮看來，這一種「關切」對於英帝國在亞洲日益動盪的殖民統治，具有一種「殺雞嚇猴」的鎮定作用。

再說，英國獨佔資本家久已嚮往於戰爭血腥財的可愛。兩次大戰造成了華爾街的肥胖地位，倫敦

「城」商人是眼紅的。這一回以美軍為主力的侵朝戰爭，挑起了資本主義世界的軍火景氣，英國很可以趁勢撈上一筆。因此，侵朝戰爭一個月後，工黨政府致送美帝一份國防備忘錄，就這樣寫道：「英國的軍火生產，如果得到美國的援助，英國政府建議，用它所生產的各種軍用裝備，供給北大西洋各國。」這不是利用幫兇的身份，赤裸裸地坐索血腥財麼？杜魯門爲了收買奴才，少不得敷衍一下，答允「兩國應擴大軍火生產，供給參加共同防禦的自由國家。」這就是表示，「血腥財我決不放棄，不過也可以分你一杯羹」。經過這樣討價還價後，艾德禮在被拖之餘，就顯出一股賣勁的幫兇相了。這樣看來，安娜女王並沒有死去。以侵略聞名的狄斯累利首相，倒真是復活在艾德禮的身上了。——儘管今非昔比，當年聲勢顯赫大海盜，如今祇落得搖頭擺尾，跟在山姆叔（美國）刺刀下充當一名小夥計！